

1. 記一個反邪教的談話

有吃飽，冷的不行，帶槍也不怎麼打了，我說到外面去看吧，剛往外一定，呼呼呼，黑糊糊的一片，日本人提槍，斜斜地從山上跑下來，逼得我們眼，胸口的們集合都滾滾來及，就順着大路跑了。剛跑過來，小隊的俱是得急急的，我們說：「走，快走，喝拉個皮的，人家都走了，」剛跑着是東北人，他就受罵，那句話拉個皮，——誰也不領會，心曠神怡的跳着……那時你們還沒有退……走了很遠，我聽見山上，叭——叭——的打槍呢，隔了三四架大山，天亮時，跑到山坳。

第三次沒有怎麼打，他們聽說大蛇頭有咱們八路軍就出來，趕了大蛇頭，什麼也沒看見，在回去時，我們走的另一條路，叫什村走了，一個小村村，我們一發現村，呀！要城，城，老漢，可和呀！

千葉

千葉，今年才陞任了典史的確是作了了不起的光榮——窮苦的農民出身，熬過二十等兵，現在，我千葉也……

「他在內心裏時時顧念着。」

千葉自從當了副長後，度與過去大不相同，他領新兵時所遇到的官吏的欺他，有時還這樣：「逼去氣和苦都受夠了，現在也料以風風的時候了！」有辦法折騰新兵，譬如作四給全人數三分之二的餉，日兵就得再作一次。

每在吃仙飽，總有幾個人，對着他們的要不好

林以行

火種

打看星星之火，燃成熊熊。

凡有居住的地方，就一定也有仇恨。

夜是如此的寂靜，而我的心却絲毫也不能平靜；我想念着正在敵國內部暗暗地發着光的反對日寇的火種。

記得，還是一個夏天的黃昏，一位從平川上來的朋友和我坐在村邊的兩塊石頭上，他點着一支很長的紙煙，便開腔了：

「在正面，——我的親友說——一個頭不認家的小城裏，許愛着敵人的某某漢奸。」

失去了知覺的槍聲，
長途的炮聲，
現敵情！
人都以爲：敵國背後
一團。
第二：
蕭士兵：
舉退敵
與黨，
誰的干？
們的槍
是在內
利明！
就在

新的辦法來用「巴豆一點點」，巴豆貼在雞八十起泡，今晚睡覺時貼上，明天走路時，只要你碰一下日本人一指套：「你的壞了壞了的！」

林以行

四毛二分錢的菜金，
菜，所吃的菜實在最
長的怨恨與憤怒的積
果於結出了結實的果
給人們舒適的消遣，
的偉大計劃，就在這
變會長正通得甜甜，
起來，當他懂得能讓
經驗半個從頭上壓下
作用，他覺得自己
受到一陣無情的冰
來，椰子、落在他
背上、臂上、腿上！
地走了，像隻死狗。

●

「不對嗎？」——「投敵者沒有。」

「煮不鍋最後的一年？」

……沒有骨頭的東西！……」

「兩人都沉默了。過了一會，譚輝喊來兩個日本兵，向他門咕嚕了一些什麼，於是那投敵的漢奸便被拉出去槍斃了。過後，他懷着苦痛的心情，給日軍中隊長的報告是：槍斃了一個中國軍隊派來假投敵的間諜。

「你瞧，好地！」——日軍中隊長發覺地笑了。

「你看，這就是在我敵人內部的事情！」我的朋友結東了話，拋手乎中的煙蒂。

「像這樣的事情怕還不少吧？」我附和着說。

「自然不少囉，比方……」於是他又講了起來。

「在太原府城裏，一個被俘的日本兵的中午，一個被俘的小孩進廚房去要水喝，火主問他：『怎麼來的？』」

「原來餓的。」小孩紅着脸說。

「就是火主嘆口氣，讓小孩喝了一碗水走了。」

「過了一會，一個漢奸去端水了，火主又問：『你是怎麼來的？』」

「自國來的。」投敵的高傲而似乎得意地說。

「不行，水要做飯。」火主惱怒地奪去了他底碗。

「不過，老兄，——我還是說不完的一。」

「你說得對，那些事還不得，——那時，他從不聽上。」

「你說是，——」

「後來，來回開誠道：『有一次，那是一九四〇年夏天的一個黑夜，一支游擊隊要一個縣城的東門沒收敵人的合作社去，到離城十里附近時，副團長打起了槍來了，是那時候副團長喊道：（是那位就知道，那個副團長）
